

张守富家文化研究集成系列

张守富著

银杏树下

家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张守富家文化研究集成系列

张守富 著

银杏树下

家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杏树下/张守富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09-10566-8

I. ①银… II. ①张…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
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9680号

银杏树下

张守富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210mm × 285mm)
印 张 28.5
字 数 52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
印 数 1—2000

ISBN 978-7-209-10566-8

定 价 7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张守富 笨·愚生

生于山东单县。

毕业于山东师大，就读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审，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考级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高级教官，文化部书法专业考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编剧，中国写天下书法院院长，首富家文化研究院院长。

六岁习书法，九岁习音乐，十七岁从军。八年部队文艺专业，七年部队文化艺术研究与军事院校工作实践。

其艺术实践涉及多层面、多角度、多领域。军旅十五年，有丰富的一线军事生活创作经验；有省、市、县政府任职文化艺术实践及“三农”基地艺术生活实践经历。参与全国地方史志编修并主持历史文化大省山东修志工作，有深邃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有巨著典籍编纂经历，编纂文字达二千万字，个人著作数百万字。曾主持编纂《颜真卿志》《王羲之志》《孔子故里志》《泰山志》等多部有深厚艺术理论积淀的巨著典籍。曾数考西安碑林和孔庙、泰山碑林及全国博物馆院、祠堂、古墓、古庙、古碑、古帖以及全国重点人文遗存古迹，掌握了大量历史文献和人文资料，据有创作大型艺术作品的

源泉与沃土，且是碑帖研究收藏的殿堂之主。特别通过主持编纂颜、王二志，与启功先生合力编审并拜启功先生为师，大大提升了中国文史、书法等艺术的修养造诣水平。

在上海任职十余年，运用大平台，贯通南北文化艺术交流，中西合璧，令艺术升华成效非凡。

个人著作数百万字，含大宗文学艺术出版物。代表作有：《墨流心语》《张守富诗词书法作品鉴赏》《修志随笔》《观念随笔》《观念决定命运》、张守富家文化研究集成之一《家道》、之二《家魂》《张守富诗词与书法》《观念智库》《翰墨人生》《中国书法大系年表》。影视三部曲：《牛》（一九九一年央视播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路》（《大路朝天》）以及三十集电视连续剧《银杏树下》。文艺创作的《八爱六水》和书法习练的《根变异》理论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

数十年投入中华家文化的研发与创作，家道文化研究系列成果，已被社会高度认同，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进行家道讲坛，深受大众欢迎。

新作《家魂》是继《家道》之后又一经典之作，运用八种艺术手段丰富塑造了家文化的深邃内涵，将“家之魂”与“国之梦”有机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七个字）与家（一个字）的系统融合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新高度。本著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春华秋实，作者正在收获着文化艺术耕耘的丰硕成果。

目 录

引子	1
第一集	3
第二集	19
第三集	35
第四集	50
第五集	65
第六集	80
第七集	96
第八集	110
第九集	125
第十集	140
第十一集	155
第十二集	170
第十三集	184
第十四集	199
第十五集	214
第十六集	228
第十七集	243
第十八集	257
第十九集	271
第二十集	285
第二十一集	299
第二十二集	314
第二十三集	327
第二十四集	342
第二十五集	356
第二十六集	370
第二十七集	385
第二十八集	399
第二十九集	414
第三十集	429
尾声	446

引子

家有时让人流着汗……有时让人流着泪……
有时让人流着血……

家像一个八味瓶，酸甜苦辣香臭涩咸。

家，在中华大地上像一颗颗灿烂的明珠，传承着这个伟大民族的血脉和人生精髓，名门、大姓望族，在这里孕育。坐落在这棵三千岁银杏老神树旁的郅家大院的传承兴衰与家事，常常牵动着这位三千岁的神树爷爷的心神。

朝阳的金辉透过薄雾，天地间突然亮堂起来。

宽阔的沂河水，平展展地流淌在鲁南大地上。

水光淼淼，波漪闪闪，风帆片片。

沂河，北连蒙山，南接运河。上至京卫，下抵苏杭。

沂河东岸，泛着红色的石崖上，有一株硕大的银杏树，它雄姿伟岸，苍劲挺拔，树冠遮天。在一支粗壮的枝杈上，悬挂着一口古老的铜钟。

画外音：“此树植于周朝，为郅国国君所植，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它高四十余米，树冠八米，根部面积达六亩，系全国第一银杏雄树。它饱经沧桑，历经无数战火，天灾人祸，但依然郁郁葱葱，长势茁壮。当地老百姓称它为‘老神树’……”

金色的太阳透过“老神树”高耸的树冠，把阳光洒在地上，形成无数道炫目的霞光。

“老神树”下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一个模样灵秀、双目失明的四岁小女孩，一边笑着一边伸展双臂丈量着“老神树”。

坐在马扎上的须发皆白的老人问：“小莺子，你笑啥？”

这位耄耋老人名叫郅耀庭，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绸布衣衫，虽然已年过古稀，但他那双炯炯有

神的眼睛却格外矍铄。

小莺子：“老爷爷，老神树咋一夜的功夫又长粗了？”

郅耀庭手捋银髯，“呵呵”地笑。

小莺子：“真的！昨天，我量它是十三搂，今儿咋变成十四搂了？”

郅耀庭笑着说：“准是你数错了呗。”

小莺子摸索着坐到老爷爷身边。

郅耀庭：“小莺子，老爷爷年轻的时候，它就这么粗，六十多年过去了，它还是这么粗。”

小莺子：“你骗人！”

郅耀庭：“要是像你说的这样，一天长粗一搂，三千年了，这棵老神树还能在咱古码镇装得下吗？”

小莺子嘻嘻地笑。

郅耀庭：“这棵老神树呀，是天上的西王母送给咱人世间的救命树。那个时候，人世间遭到了灭种之灾。天塌地陷，瘟疫四起，大地上冻成个冰疙瘩。西王母给了郅子四粒种子，让他用两粒熬水给郅国军民喝，剩下一公一母选一块风水宝地种下，让它繁衍生息。说来也真神奇啊，郅国军民每人只喝了一口用银杏熬的水，就觉得全身疼痛立止，咳喘顿消，痼疾即除，精神倍增，个个都能下地干活了！郅子又四处寻找风水宝地，就把另外两粒种子种在这沂河边上。”

小莺子：“咱这里咋只有一棵呀？”

郅耀庭：“另一棵雌树就在沂河西岸的浮来山上。”

小莺子：“老爷爷，老神树治好了这么多人的病，咋治不好俺的眼呀？”

郅耀庭：“孩子，别灰心，老神树会保佑你重见光明的。”

小莺子虔诚地说：“俺信，俺信。”

郅耀庭：“小莺子，老爷爷好些日子没听你

唱歌了。”

小莺子：“老爷爷，俺这就给你唱！”

一只小船向南摇，

船头坐着小樱桃。

满船百果亮闪闪，

樱桃心里乐陶陶。

沂河更比银河好，

神仙妙笔也难描……

老神树的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夜莺般的歌声在晨曦中回荡……

第一集

1. 浩瀚的大海。

一艘“山丸号”客轮行驶在无垠的海面上。

郅银根伫立在甲板上。他二十余岁。清癯的面颊，宽阔的额头下面是一双睿智的眼睛。一身白色的西装更显得他身材修长。

“山丸号”客轮在行驶。

海浪拍击船头，溅起一层层雪白的浪花。

郅银根眺望着大海的彼岸，眼睛里闪烁着亢奋而坚毅的目光。

一行大雁鸣叫着飞翔在大海的上空。

2. 郅府。这是一座具有鲁南风格的豪宅之家。

庄严肃穆的门楼两旁，有两尊石狮，石狮外侧是上马石。

大门两端有一副对仗工整的隶书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门楼的顶端雕刻着两个金色的楷书大字：郅府。

宅院内，前后左右有五个跨院，每个跨院皆有走廊相连。这是这个大家名门的主人们办公、会客及居住的地方。

大门内的影壁墙上，端庄地写着一个硕大的“家”字，上款题着“厚德承家”，下款题着“仁信孝爱”。

大家之门的每个跨院还配有小院，这是用人的住所。

宅院的最里端是后花园。假山溪水隐匿在银杏林间。走进月亮门，是一个幽静的院落。门上端雕有“杏林书斋”四个金色篆书大字。

3. 东院、客厅。

董兰君正襟端坐在红木椅上。她四十余岁，风姿绰约，雍容华贵。

大管家匆匆走进客厅：“大奶奶，您有啥吩咐？”

董兰君：“大少爷就要从日本回家，眼下正在船上，说到就到，你让用人赶紧把他的房间收拾好。”

大管家：“怪不得这两天喜鹊一直在叫，敢情是大少爷回家来了！”

董兰君：“你去‘杏林书斋’，快给大爷说一声，他儿子就要回来了。”

大管家为难地说：“大奶奶，我可不敢去大爷那个院子。”

董兰君：“他还能把你吃了？”

大管家：“大爷闭门读书，谁要是打扰了他，那可不得了！”

董兰君：“老太爷在家吗？”

大管家：“老太爷天天清晨，就去‘老神树’下坐一阵子，雷打不动。”

董兰君：“县城要的‘祥茂商号’八十坛陈酒，‘聚元隆商号’四十桶花生油，都送去没有？”

大管家：“大奶奶放心，一切都办妥了。”

董兰君：“天气越来越热了，你要仔仔细细地把前后宅院都检查一遍，该建的建，该修的修，雨季一到就措手不及了。”

大管家：“大奶奶，你真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呀！”

董兰君：“命苦呀。大爷一天到晚只知读书，啥事也不管，我不替他撑着这个家又咋办？”

大管家：“这次大少爷回来就好了，他可以把郅家这担子接过去了。”

董兰君顿时不悦地说：“他小小年纪，懂个啥？”

大管家微微一怔：“就是，就是。”

董兰君：“你去忙吧！”

大管家：“是。”欲出客厅。

董兰君：“等等。这阵子，西院里二爷的身

体不好，你把这几盒‘滋补养气丸’给他送去。”

大管家：“是。”接过药，走出客厅。

4. 郑家西院、卧室。

郑文博躺在睡榻上抽着大烟。他五十余岁，蓄着长辮，瘦长的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竖形纹。

肖毓芬将一盅清茶端到丈夫面前。她四十余岁，白皙的面颊上有一双和蔼的眼睛。

郑文博放下烟枪，呷了一口清茶。

肖毓芬立于丈夫身侧，轻轻地揉着他的双肩。

郑文博：“之儿呢？”

肖毓芬支吾地说：“他，他在自己房间里读书呢。”

郑文博：“你去把他叫来。”

肖毓芬未动。

郑文博：“去呀！”

肖毓芬仍未动。

郑文博：“他不在家？”

肖毓芬点头。

郑文博：“他又是一夜未归？”

肖毓芬点头。

郑文博大怒：“孽子！”

大管家走进卧室：“二爷，大奶奶让我给您送药来了。”

郑文博厌恶地说：“她盼我死呀？”

大管家：“二爷，您别生气，大奶奶也是一片好心呀。她听说您这阵子身体不太好，让我给您送来的是滋补药。”

肖毓芬忙接过：“你转告大奶奶，二爷谢谢她。”

大管家：“是。”离去。

郑文博抓起药扔出卧室。

肖毓芬又赶忙把药捡了回来。

5. 西院、门口。

蒋凤仙急匆匆走进院门。她虽然年近三十，但艳丽的容貌却似二十出头。可体的旗袍突显着她身材的风韵，时髦的烫发透露着她的风骚。

大管家正与蒋凤仙碰个对面。

蒋凤仙：“哟，大管家，你咋有空到西院来呀？”

大管家：“我给二爷送药来了。”

蒋凤仙：“是大奶奶让你来的？”

大管家：“是。”

蒋凤仙：“大奶奶就是心细，她日夜这么操劳，还时刻惦记着二爷。”

大管家：“大奶奶历来待人心善。别说是二爷，就连我们这些下人，她也都装在心里。”

蒋凤仙：“是呀，咱郑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我最敬重的就是大奶奶了。”

大管家：“二姨太，您还有事吗？”

蒋凤仙：“大管家，你年纪也大了，做事要悠着点干，别累坏了身子。”

大管家：“谢谢二姨太。”离去。

6. 西院、卧室。

郑文博闭目躺在卧榻上。

肖毓芬坐在丈夫身旁，给他扇凉。

蒋凤仙气冲冲地走进卧室。

肖毓芬起身迎上，递上一把扇子：“瞧你这一头汗，到哪儿去了？”

蒋凤仙：“火都上墙了，你们还这么清闲？”

肖毓芬：“出啥事了？”

蒋凤仙：“东院的大少爷就要回来了！”

肖毓芬笑：“这是件好事呀！三年多没见了，俺还挺想他的哩。”

蒋凤仙：“大姐，你让我说你啥好呀！现如今，咱郑家西院被东院给挤兑成啥了？地无一垄，钱无一文，连大气都不敢喘了！”

肖毓芬：“瞧你说的，眼下咱不是过得挺好的。”

蒋凤仙：“好个屁！”冲到郑文博面前：“二爷，让之儿去掌管酒厂和油坊的事，老爷子松口了没有？”

肖毓芬：“不行，这么大的家业，他可掌管不了。”

蒋凤仙：“啥叫不行？你咋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相信呢？难道郑家里外的资产，都让东院给独吞了？二爷，你和大爷是亲兄弟，大爷是个书呆子，可家里还有你呢，为啥让个女人掌管着家业？再说，东院和西院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家里的营生也应该各管一半。让之儿去掌管酒厂和油坊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二爷，一旦东院里大少

爷回来，你再去争也争不过来了！”

郅文博缓缓坐起身，似在自语：“根儿真的要回来了？”

蒋凤仙：“这还能假的了，下人们正给他整理着房间呢！”

郅文博愠怒地说：“怪不得这个臭女人，又给我送蜜糖来了！”抓起药扔在地上，用脚踩着。

肖毓芬：“这是何苦呢？”

郅文博：“给我换衣服！”

肖毓芬：“你到哪儿去？”

郅文博：“我找老爷子评理去！”

肖毓芬冲蒋凤仙说：“都是你惹的事！”

蒋凤仙边给二爷换衣服边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件事早这么做就好了！”

肖毓芬：“自打你进了这个门，郅家就没清静过！”

郅文博：“别吵了！快去把你那个宝贝儿子给我找回来！”

7. 杏林书斋。

整个院落，绿树蔽日，鸟语花香，好一个世外桃源。

书房里，郅文渊边踱着步子边高声朗读《墨子·兼爱》。他五十余岁，皮肤细嫩，五官清秀，长长的辫子坠在身后。他身穿绸步长衫，脚踏云底布鞋，俨然是位书卷气浓郁的文人雅士。

郅文渊手捧书卷，朗声读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兼爱也……’墨子说得何等好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也……”

董兰君悄悄地走进书房，也随声朗读起来：“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

郅文渊惊喜地说：“夫人，你何时来的？”

董兰君：“我打扰你了。”

郅文渊亲昵地：“夫人，你也读过《墨子·兼爱》？”

董兰君：“我记得，在娘家的时候，为读《墨子·兼爱》，还挨过教书先生的板子呢。”

郅文渊饶有兴致地说：“是怎么回事？”

董兰君：“教我私塾的先生是尊孔的，他不容忍墨子对孔夫子的《仁爱》有任何相悖之处。正因为我读了《墨子·兼爱》，才使他勃然大怒。”

郅文渊精神专注地听着。

董兰君：“孔夫子推崇的‘仁爱’，是一种‘报恩心’和‘同情心’。报恩心指的是孝道，孝就是爱父母。因为人一出生首先享受到的就是父母的怀抱之爱，一个人基本的利益是父母给的，另一部分利益是社会和他人给的。如果能爱父母，就能推而广之地去爱其他人。如果不能爱父母，又怎么能去爱那些给我利益少于父母的人呢？”

郅文渊坐到妻子身边：“你说下去。”

董兰君：“墨子推崇的‘兼爱’，是有功利含义的。‘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这种爱，最终可以实现‘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郅文渊兴致极高：“夫人，你真是博学多才呀！我虽然名曰清末秀才，但与你相比真是相形见绌。”

董兰君笑：“大爷，你是在嘲笑我吧？”

郅文渊躬身施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董兰君：“羞死我了。”

郅文渊：“莫非你忘记了‘子师郅子’的故事吗？”

董兰君：“我只是郅家的媳妇，怎敢和郅子相比呢？”

郅文渊：“失言，失言。夫人不敢自比郅子，我与孔夫子也是差之千里呀！”

二人笑。

董兰君：“大爷，我今儿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郅文渊：“是不是又有文人诗友要来咱家做客？”

董兰君：“不是。”

郅文渊：“那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呢？”

董兰君：“咱们的银根儿就要从日本回来了！”

郅文渊淡淡地：“这事与我何干呀？”

董兰君：“几年未见，你就不想他？”

郑文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只是对读书之外的事情毫无兴趣。”

董兰君不由长叹一声。

8. 后院、正房。

这是老太爷郑耀庭的卧室。

郑文博匆匆走进后院，站在门外：“爹，爹！”

室内无人应。

郑文博走进卧室。

室内空无一人。

9. 前院、正厅。

这是郑耀庭处理公务和会客的地方。

董兰君走进前院，站在门外：“爹，爹！”

室内无人应。

董兰君走进客厅。

厅内空无一人。

10. 前院、院门。

董兰君刚走至院门口，正与匆匆走进门的郑文博相遇。

二人都不得怔了一下。

郑文博干咳两声。

董兰君：“二爷，咱爹不在。”

郑文博不理睬地走进客厅。

董兰君未离去，微笑地站在庭院中。

郑文博走出客厅。

董兰君：“二爷，你咋连我的话也不相信了？”

郑文博：“我听说根儿就要回来了，这可是真的？”

董兰君：“是真的，我正想去告诉你一声呢。”

郑文博：“他去日本有三年了吧？”

董兰君：“三年零两个月了。”

郑文博：“挺想他的，还是回家来看看好啊！”

董兰君：“我代根儿谢谢二爷的关心。”

郑文博：“根儿这次回来，让他在家里多住一阵子，别屁股没坐热就要走。”

董兰君：“他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郑文博：“是根儿说的？”

董兰君：“不，是咱爹决定的。”

郑文博：“你的意见呢？”

董兰君：“等根儿回来再说吧。”

郑文博：“也好，也好。”

11. 蔚蓝的天空，飘着几丝白云。

无垠的大海，“山丸号”客轮在行驶。

郑银根依然伫立在甲板上。

钱小漪跑上甲板，她二十余岁，身材修长纤细，模样俊俏艳丽。

郑银根：“小漪，你怎么跑到甲板上来来了？”

钱小漪：“你站在甲板上已经大半天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船舱里，你的心也太狠了！”

郑银根把钱小漪揽在身边。

钱小漪：“你在想什么？”

郑银根：“不知道。”

钱小漪甜甜地说：“脑子空白？”

郑银根：“很乱。”

钱小漪：“乱什么？”

郑银根：“归家之路，看不清路在何方？”

钱小漪笑着在郑银根眼前晃着手指：“你成傻瓜了？”

郑银根将钱小漪的手握在胸前：“聪明人比起傻瓜来，可艰难多了。”

钱小漪调皮地说：“傻瓜，听好了，本老师告诉你，咱们现在是在回国回家的路上。”

郑银根：“正因为是在回国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才是一团乱麻！”

钱小漪诧异地问：“你变卦了？”

郑银根闪露着茫然的目光。

钱小漪：“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一同回上海吗？”

郑银根：“我是答应过，可那里不是我的故乡、我的家呀。”

钱小漪：“好男儿志在四方！只有在上海，才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郑银根：“这样做，就有悖我到日本的初衷了。”

钱小漪：“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既贫穷又闭塞的山区之家呢？”

郑银根：“正因为它是贫穷和闭塞的，我才执意要回家！”

钱小漪：“我真的搞不懂，你从那个山区里

走出来，却又要回到那个山区去，你这不是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起点了吗？”

郑银根：“哈哈，不是一个圆点，而是一个‘这个’。郑银根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房顶，下面画了头猪。当初我是带着一脑门子问题走出山区的，可今天我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决计回去！”

“房子下面有头猪？”钱小漪存疑地问。

郑银根心潮澎湃：“对，房下有猪，家也。”“小漪，我们在日本三年，不仅看到日本繁荣的今天，而且深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发展的历史。他们为了摆脱政治和经济的危机，以西洋为模式、为偶像、为价值取向，成群结队的留学生、官员纷纷被派往西方。所以，日本早于中国三十年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个小小的岛国，竟能击败偌大的中国，甚至打败欧洲强国之一的俄国，使全世界大感震惊！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钱小漪：“中国也曾搞过戊戌变法，不是也失败了吗？”

郑银根：“日本乃外延，中国乃内核，故而日本易变，中国不易变。”

钱小漪：“既然如此，那你回山区这个家又有什么用？”

郑银根：“因为这个家是中国大家的最基层，只有改造基础，才能改变大厦！”

钱小漪：“你执意要回这个家，那我怎么办呢？”

郑银根：“小漪，你可以随我一道回去呀！绘画是你的生命，你可以回到大自然中，去捕捉创作的灵感，画出不朽的作品。”

钱小漪：“去那里的家，我的父母是不会答应。”

郑银根：“事在人为，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做通老人们的工作。”

12. 沂水河畔、银杏园。

郁郁葱葱的银杏林。

金黄色的银杏果缀满枝头。

郑耀庭和小莺子蹲在银杏林间，捡着落在地上的银杏果。

小莺子：“老爷爷，这片银杏林都是你栽的

吗？”

郑耀庭笑：“一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一大片林子是几代人栽的。”

小莺子：“老爷爷，俺也想栽，行吗？”

郑耀庭：“行，咱祖祖辈辈都要栽下去。到那会儿，咱沂河边上就能有一眼望不到头的上万亩银杏林了。”

小莺子高兴地说：“咱这里不就成了天底下最大的银杏园了？”

郑耀庭：“是呀！到那会儿，天底下的人都会跑到咱这里，来看咱的银杏林，吃咱的银杏果了！”

小莺子：“太好了，太好了！”

郑耀庭：“小莺子，过来，你摸摸这棵银杏树。”

小莺子上前摸着银杏树。

郑耀庭：“我给这棵银杏树取了个名字，叫‘四世同堂’。”

小莺子摸着树：“啥叫四世同堂呀？”

郑耀庭：“就是四辈子人生活在一块儿！你摸的当中这棵最粗最高的树，就是老爷爷我。从它旁边根上长出的这两棵，是你大爷爷和二爷爷。再从它们旁边长出的这四棵，就是他们的四个儿子。一个在日本，两个在‘北平大学’读书。”

小莺子：“还有一个呢？”

郑耀庭：“还有一个，是你二爷爷的儿子。”

小莺子：“他干啥？”

郑耀庭：“他呀，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是棵歪脖子树！”

小莺子笑：“老爷爷，这才三辈人呀？”

郑耀庭：“你再摸摸，在它们旁边不是又长出小树苗来了？”

小莺子摸着：“真的，有好几棵呢！”

郑耀庭手捋银髯笑出声。

小莺子：“老爷爷，你笑啥？”

郑耀庭：“这叫‘子孙满堂’啊！”

小莺子也咯咯地笑起来。

郑文博大汗淋漓地来到银杏园：“爹，大热天的，你跑到这儿来干啥？”

郑耀庭：“腿长在我身上，我愿上哪就上哪，

碍你啥事了？”

郑文博：“害得我到处找你！”

郑耀庭：“你不会不找吗？”

郑文博：“我找你有急事！”

郑耀庭：“有啥急事？”

郑文博：“爹，之儿的事，你考虑得咋样了？”

郑耀庭未语。

小莺子贴在郑耀庭耳边，轻声问：“之儿是谁呀？”

郑耀庭也轻声地说：“就是那棵歪脖子树。”

郑文博：“总不能让他在家老这么闲着？”

郑耀庭：“你说，他能干点啥呢？”

郑文博：“我不是早给你说过了，就让他去掌管酒厂和油坊吧。”

郑耀庭：“啥？”

郑文博：“他是嫩点，我可以帮他呀！”

郑耀庭：“就你那两下子，还帮他？”

郑文博：“这个家在你眼里谁都不行，你心里只装着东院！”

郑耀庭愠怒：“谁有本事，我就装着谁！”

郑文博吆喝着：“本事也不是天生就有的！你不把担子放在他肩上，他永远也挑不起来！”

郑耀庭：“你给我滚！”

郑文博抑制着情绪：“爹，您别生气，听我把话说完行不？我是想，酒厂和油坊都是外姓人在那里主事，能不能让之儿跟着他们去学学本事，这也能收敛一下他的性子。爹，无论咋说，他毕竟也是你家亲孙子呀！”

郑耀庭：“你这么说，还沾点谱。”

郑文博：“爹，您老同意了？”

郑耀庭：“这件事，我和你大嫂商量一下再说吧。”

郑文博又火起来：“商量，商量，你啥事都和她商量！难道这个家，就成了她董兰君的了？”

郑耀庭大喝一声：“滚，滚！”

郑文博转身离去。

小莺子：“老爷爷，你别生气。”

郑耀庭：“不肖子孙！”

小莺子：“他就是歪脖子树的爹吗？”

郑耀庭：“对。”

小莺子：“他的脖子也歪吗？”

郑耀庭：“上梁不正下梁歪！”

小莺子：“老爷爷，你干吗和他生气呀？你放心，俺把他的脖子捋直了！”

郑耀庭笑出声。

13. 沂水河畔、古码镇。

这里是沂水河码头所在地。

商号比肩接踵。

顾客熙熙攘攘。

街道上车水马龙。

一辆马车行驶在青石路面的街道上。

蒋凤仙坐在马车里。

14. 古码镇、鸳鸯楼。

这是一座豪华的妓院。

马车停在鸳鸯楼大门外。

蒋凤仙走进妓院。

鸨儿迎上：“哟，是二姨太呀，您老咋大驾光临了？”

蒋凤仙：“郑少爷呢？”

鸨儿：“哪个郑少爷呀？”

蒋凤仙：“郑银之！”

鸨儿：“二姨太，你干吗发这么大火呀？”

蒋凤仙：“他人呢？”

鸨儿：“没见！”

蒋凤仙冲上楼，寻找。

鸨儿坐在客厅等待。

蒋凤仙气冲冲走回客厅。

鸨儿：“二姨太，我没骗你吧？”

蒋凤仙掏出钱扔在桌上：“我找他有急事！”

鸨儿收起钱，脸上堆着笑：“你咋不早说呢，郑少爷在游船上。”

蒋凤仙转身离去。

鸨儿：“二姨太，你常来玩呀！”

15. 沂水河上。

一只张灯结彩的游船行驶在河面上。

郑银之与妓女们饮酒作乐。他二十余岁，脸似刀削，身似麻秆。一身绸布衣衫，似挂在衣架。脑后的发辫却是又粗又黑。

“黑牡丹”合着柳琴声，唱着“拉魂腔”：

春光明媚艳阳天，

歌女携琴过前川。
桃红李白花开艳，
行行绿柳垂金线。
鸳鸯戏水沂河欢，
黄鹂叫破杏林天……

16. 沂水河上。

一只小舟朝着游船急速而来。

蒋凤仙站在船头，催促道：“快划，快划！”

船夫使劲儿摇着橹。

17. 游船上。

妓女“一品香”“风摆柳”簇围在郑银之身边。

“黑牡丹”依然唱着。

一品香突然发现：“郑少爷，你快看！”

郑银之惊愕，倏地将身子藏匿桌下。

18. 小舟已靠近游船。

蒋凤仙大声喊：“郑银之，你出来！”

19. 游船上。

一品香：“你吆喝啥呀？这里没有什么郑少爷！”

20. 小舟上。

蒋凤仙：“郑银之，你听着，你再不出来，我就上船了！”

21. 游船上。

郑银之无奈地走到甲板上。

22. 小舟上。

蒋凤仙：“二爷发火了，叫你马上回去！”

23. 游船上。

郑银之：“我不回！”

24. 小舟上。

蒋凤仙：“那好吧，我让二爷亲自来请你！”

25. 游船上。

郑银之：“等等，你告诉我爹，我一会儿就回去！”

26. 小舟上。

蒋凤仙：“不行，马上跟我回去！”

27. 游船上。

风摆柳妩媚地拉住郑银之。

28. 小舟上。

蒋凤仙：“你回不回？”

29. 游船上。

郑银之仍在迟疑。

30. 小舟上。

蒋凤仙恼怒：“船夫，咱们走！”

31. 游船上。

郑银之：“好好好，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
他从游船攀缘到小船上。

黑牡丹喊道：“郑少爷，你还没付钱呢！”

32. 小舟上。

郑银之：“先记到账上吧！”

33. 游船上。

一品香：“妈妈说，你再欠款就别来了！”

34. 小舟上。

蒋凤仙狠狠地瞪了郑银之一眼。

小船掉转头，朝码头划去。

35. 华灯初上。

整个上海滩灯红酒绿。

郑银根与钱小漪心情沉重地漫步在黄浦江畔。

钱小漪：“今天的结果，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是爸妈的独养女儿，他们怎么肯让我离开上海呢？”

郑银根：“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钱小漪：“银根，上海多么繁华呀，今后我们的家会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喜欢它呢？”

郑银根：“我很喜欢。”

钱小漪：“那就留下吧？”

郑银根：“小漪，你又犹豫了？”

钱小漪：“银根，你听我说，我爸妈非常喜欢你，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只要你肯留下，在这个家，他们会把你当亲儿子相待的。”

郑银根：“大上海繁花似锦，令人留连忘返。你的爸爸妈妈待我很好，我也心知肚明。但是我的志向已定，是不容更改的。”

钱小漪：“一旦我爸妈的态度不变，咱们又该怎么办呢？”

郑银根：“你放心，我会说服他们的！”

黄浦江上，一艘外国巨轮，鸣着长笛从中国船舷边上向前驶去。

郑银根双眉紧锁。

36. 月上梢头。

郊府、后花园、凉亭下。

大管家侍立在郊耀庭的身边。

郊耀庭：“仲亭呀，坐下说话。”

大管家：“谢老爷。”

郊耀庭：“大奶奶还对你说了些啥呀？”

大管家：“还说，大少爷年纪轻轻的，能懂个啥？”

郊耀庭：“她这个人呀，心气很高，想做武则天啊，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肯放手半点权力。”

大管家：“老爷，近些年，这个家也多亏了大奶奶撑着。”

郊耀庭：“是啊，我那两个儿子，没一个能争气的。你那个大爷自从中了秀才，就像中了邪一样，一头扎在书堆里，龙三不管龙四。二爷呢，读书没读到正道上，学了一肚子坏心眼，一天到晚只盘算着祖上的家业，心术不正。大奶奶有见识，也有能力，不仅扩大了祖业，还能把后宅的事也料理得头头是道。可是，她毕竟姓董不姓郊呀，那个聪明绝顶的武则天不就是把江山给了她娘家人了吗？”

大管家：“老爷，您心里是个啥章程呀？”

郊耀庭：“我早就想好了，郊家的这份家业，只有一个人能承担！”

大管家：“谁？”

郊耀庭：“我的长孙银根！”

大管家忽地跪在地上说：“老爷，这也是埋在我心里，一直没敢对外说的话呀！”

郊耀庭扶起大管家：“仲亭，快起来。你跟着我也已经几十年了，郊家能发展到这一步，也有你的一份血汗呀！”

大管家：“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爷从来没有把我当外人。”

郊耀庭：“大少爷这次回到这个家，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大管家：“老爷，我会尽心尽力侍奉大少爷，为老爷您分忧解难。”

郊耀庭：“这就好。”

大管家：“老爷，还有一事你想过没有？”

郊耀庭：“你是不是担心大少爷在家待不住，还要走啊？”

大管家：“是。”

郊耀庭：“他这回走不了了。”

大管家闪露出疑惑的目光。

郊耀庭：“我要系根绳，把他牢牢地拴住！仲亭，你去请大奶奶到前院大厅，我在那里等她。”

大管家：“是。”

37. 夜。

用人点亮纱灯。

郊府、西院、客厅。

郊银之只身跪在客厅里。

客厅的落地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郊银之见四处无人，悄悄爬起，坐在椅子上按摩着双膝。

门外传来脚步声。

郊银之又慌忙跪倒在地。

蒋凤仙扭动着腰肢走进客厅。

郊银之把头扭到一边。

蒋凤仙站到郊银之身边，笑咪咪地问：“恨我是吧？我是让你长个记性！”

郊银之不理。

蒋凤仙：“别跪着了，起来吧。”

郊银之：“不用你管！”

蒋凤仙：“那就跪着吧。”

郊银之猛地站起，坐到椅子上。

蒋凤仙：“还是没志气！”

郊银之：“你算个什么东西？”

蒋凤仙：“我是你的小妈！”

郊银之：“呸！人面兽心！原本说得好好的，不要把这档子事告诉家里人，你不是也答应了吗？可你出尔反尔，还在我爹面前添油加醋！”

蒋凤仙：“我要是不告诉二爷，你下回还会去找那些婊子！”

郊银之：“这与你何干？”

蒋凤仙愤怒地站起身：“这与郊氏家产有关！你呀，看看自个儿，还像个男人吗？眼睁睁地看着家产都流到了东院，难道你的心里就好受吗？难道你还能沉得住气，整天浑浑噩噩地活下去？难道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地与东院善罢甘休？你再看看，现如今这个家咱西院又有什么呢？你不是连玩女人都得要赔账吗？你爹无能，你就更不爭

气！我在这个家里简直憋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一拳头能把天捅个大窟窿！”

郑银之：“我又有啥办法？”

蒋凤仙：“眼下，就要想方设法，先把酒厂和油坊的‘主事’夺到自己手里！”

郑银之：“我爷爷能答应？”

蒋凤仙：“你爹已经和老爷子摊牌了。你呢，这些日子，要谨言慎行，哪怕是装个样子也行，要给老爷子换个好印象。你大堂哥就要回来了，咱们要赶在他回来之前敲定这件事！”

郑银之：“好吧，我听你的。”

蒋凤仙：“记住，这段日子不能出去！”

郑银之：“待在家里，会憋死人的！”

蒋凤仙：“你要是待烦了，就找我说话去。”

郑银之：“我可不敢。”

蒋凤仙：“我还能吃了你？”

郑银之：“我是怕我爹！”

蒋凤仙：“你呀，只在外边有本事！”

38. 夜。

郑府、前院、正厅。

郑耀庭坐在太师椅上品着香茗。

大管家与董兰君走进：“老爷，大奶奶来了。”

董兰君：“爹。”

郑耀庭：“坐吧。”

大管家欲退出。

郑耀庭：“你也坐，有些事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大管家给董兰君捧上香茶，然后坐在下座。

董兰君：“爹，您找我有啥事？”

郑耀庭：“今天，文博来找我，说银之年龄也不小了，想让我安排他做点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董兰君：“我听爹的。”

郑耀庭：“我想让他到酒厂和油坊，去向那里的掌柜学点本事，你看怎么样？”

董兰君：“爹，不知您想给他安排个啥职务呀？”

郑耀庭：“啥职务也不安，他只是个学徒。”

董兰君：“爹，你这么做可是不妥。”

郑耀庭：“你不同意？”

董兰君：“爹，银之至今没有事情可做，这是我的过错，我应该向二弟道歉。”

郑耀庭：“这不关你的事，是他不正干，怎么能怪你呢？”

董兰君：“爹把这么大的产业交给我，是我工作的疏漏，才给二弟带来烦恼，也给您增添了心事。”

郑耀庭品了一口香茶。

大管家：“大奶奶真是知书达理呀！”

董兰君：“我赞同爹的想法，让银之到酒厂和油坊去。不过，要给银之安排个职务才行，他毕竟是这个家的主人呀。不然的话，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郑耀庭：“这不行，他有啥本事？”

董兰君：“爹，虽说银之玩性大了点，这也是因为他无事可做闲出来的。银之聪明灵透，磨炼磨炼能成大器。”

郑耀庭：“在这个家他能担当个啥呢？”

董兰君：“少东家去，当然要担当‘主事’。”

郑耀庭：“不行不行，他不是这块料，这孩子是个没有定性的主啊！”

董兰君：“爹，你放心，我会帮着他把关的。”

大管家：“老爷，大奶奶说的在理。您只要给二爷把话说在头里，往后银之少爷凡决定酒厂和油坊的大事，都要经过大奶奶才行。”

郑耀庭：“好，就这么办吧。”

董兰君：“爹，还有事吗？”

郑耀庭：“银根就要回来了，你是咋想的？”

董兰君：“这孩子一直在外读书，虽说长了不少见识，可他的心也随之变野了，他在家里是待不住的。”

郑耀庭：“你当母亲的，就不想把他拦住？”

董兰君：“孩子大了不由娘，再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志向，我咋能拦得住他呢？”

郑耀庭：“这回就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说啥也要把他留在家里。他是我的长子长孙，近三十岁的人了，至今还没成个家，这让他三个弟弟咋办呢？再说，咱这个家里里外外地忙你一个人，也太辛苦了。我打算给银根早点娶个媳妇进